谁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？

原创罗马主义[灼识新维度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灼识新维度**

微信号gh\_4c12eeda5979

功能介绍不一样的视角，不一样维度，带来全新观点，全新认知升级

2020-09-14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0Mjc2OTkzNQ==&mid=2247487131&idx=1&sn=a781a69ae1439bf4c1ae6b68b1f55817&chksm=fb14d8fbcc6351eda0f598a4a70af7b443c69b4183062b0213a1611e86ab84fa72b416a74bd0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61)

收录于话题

#晚清沧海事

75个

**国士无双**

晚清沧海事上卷21

**作者|罗马主义**

小时候学历史课，提到了关于农民起义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，那就是“闯王来了不纳粮”，因为这句话，代表了所有的农民起义军，都是正义和进步的力量。

但是当时我就很奇怪，那闯王和他手下的人吃什么？

下课了，我忍不住去问老师，老师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她马上就义正辞严的告诉我，起义军劫富济贫，他们把地主的粮仓打开，不仅仅够他们自己吃，而且还分发给贫苦的农民。



我一听，立刻恍然大悟，老师就是老师，果然非常的高明，而且细想一下，也该是如此，地主收了农民的好多租子，都是用粮食交的，自然他家粮食都应该堆积如山，所以肯定够农民起义军吃的，而且还可以发给普通的贫苦大众，所以农民起义军肯定是正义的，不用侵害普通的老百姓。

但是几十年以后，再来回想这件事，发现老师和我一样的幼稚，都被写教科书的人给骗了，地主家堆那么多的粮食干什么？他家里有多少人，能吃的完那么多的粮食？难道他留在家里养耗子？

当然，今天我们都知道，地主会把粮食全都运到城里，要不就卖给城里的粮行，要不就直接卖给城里人，换成银钱，供他拿回来买田地，修房子，买奢侈品，过各种花天酒地的生活，这才是正常的经济规律。

而且我们还知道，在战乱时期，一个地方如果有余粮的话，一定会被迅速的运到那些缺粮的地方，换成金钱。

没有一个地主会傻到，本地的粮食已经多得卖不出去了，他还留在粮仓里捂蛆，不运到其他地方去赚高价。

而且我们还可以确定，这些甚至不用地主操这个心，自然会有很多粮贩子干这件事，这是最起码的经济规律。

因此，地主家的粮食，最多也就是他们自家的人吃不完，但肯定不会多到堆积成山，而且一个地区的粮食，最多也就是这个地区的人口够吃，不会剩余太多，从古到今都是如此。

所以，回到第一个问题，闯王来了不纳粮，那闯王和他手下的几十万人到底吃什么呢？打土豪最多能打出一大堆银两，而且也不会太多，地主肯定会把大部分的闲钱都拿来购置田地和修建房屋了，而这些东西，都不能填饱肚子，那么他们究竟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呢？

即使我们以最善良之心，推测他们会用银钱向其他贫苦大众购买的话，但是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出，既然都是贫苦大众，家里哪里有那么多的粮食，来卖给突然而至的几十万大军？

所以，关于闯王来了不纳粮的问题，还有打土豪，分田地，能够不袭扰老百姓的说法，都是经不住推敲的，凡是流寇，没有建立长期稳定的根据地的，也没有进行合理合法纳税的，都只能通过抢劫老百姓，来满足军需的。

进一步的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我们从小到大学习的历史课本，对于那些没有建立根据地的农民起义军，是如何如何受到人民欢迎的描述，大概都是物理学家写的，他们讲的不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的事，而是发生在另外一个平行宇宙里的事情，那里的农民起义军，大概都是可以不吃饭的仙人板板。

但是我们这里说这个话题，不是为了揭穿那些流传已久的谎言，更不是为了吐槽一下，那些今天还在忽悠我们的历史学家们，而是要讨论一下我们的故事主人公，张宗禹和他带领的五六万捻军，叫捻匪也可以，在陕西的处境问题。



前面我们说过了，张宗禹他们之所以不在家里种地，要出来打家劫舍，无非就是为了过得更“爽”一些，因此他们之所以会重返陕西，就是因为听了穆斯林使者的劝说，关中一带物产富饶，美女如云，可以让他们快快乐乐的来“爽”一把。

可是他们忘了那句，我们已经重复了很多遍的话：“宗教极端分子的饭吃得，话听不得。”如果他恰好碰到了曹克忠，可能他会提醒他，别说“话”听不得，“饭”都吃不得。

这个时候的陕西，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。由于宗教极端分子叛乱带来的的宗教大屠杀，加上接踵而来的饥荒和瘟疫，一下子减少了上百万农村人口，造成了整个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停顿，社会失衡，短时间内，还没有恢复元气。

当地的人现在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要靠周围省份的接济，才能勉强度日，一个个嗷嗷待哺，挣扎在死亡线上，可想而知，张宗禹他们的到来，又能抢的到什么呢？

不仅仅如此，由于连年的战乱，大量的村舍被荒废，走上十几里地，见不到一个人，是常有的事。而且由于甘肃的穆斯林叛军，和其他各种饥民聚成的土匪，时不时的袭扰，即使那些苟活着的人，也组团结社，聚集在了一起。

他们在村子的周围，都挖下了深深的壕沟，修起了高高的寨墙，即使是下地干活，也会有人四处瞭望，稍有风吹草动，就敲锣打鼓，通知乡邻，人们立刻就缩回到寨子里，紧闭寨门，上墙防守。

而且这些人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生巨变，早就从老实巴交，恭良温顺的农民，变成了视死如归，骁勇善战的民团，已经不再害怕腥风血雨，打打杀杀了。

而张宗禹他们，并不是平行世界里的仙人板板，他们也是要吃饭的，但是当他们进入陕西以后却发现，要吃一顿饱饭，真难！

你可以想一想，五六万大军，七八万匹战马，一天要消耗多少粮食？多少草料？假使一天一人吃八两的话，一天就需要4万斤粮食，大约20吨。这还不考虑马要吃的草料，一匹成年马，一天要吃十多斤草料，5斤饲料，七八万匹战马，一天就要消耗一百多吨饲草料，所以张宗禹每天光是考虑一下吃饭问题，都让他头大如斗。

而这些都必须靠抢劫获得，在这个饱受饥荒和战火蹂躏的地区，他们现在要走很远，才能碰到一个能抢的地方。而且即使找到了能抢的地方，也得拼了小命，才能抢到一口饭吃。

由于他们没有大炮，面对深深的壕沟和高高的寨墙，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，爬云梯。而这里的村民又凶悍无比，全都拼死血战，所以即使抢一个最普通的村寨，死上个几百上千个人，也是经常的事。

关键是，即使夺下了寨子，杀光里面所有的人，挖地三尺，找到的东西，也不够塞牙缝的。而要想去攻城，搞一票大的，他们又没有足够的时间，因为刘蓉的湘军就在背后紧追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张宗禹还相信穆斯林使者说的，只要度过了这一块贫困地区，后面全都是富裕的地区，那时候就可以充分的爽了。

可是走着走着，他却发现这种日子好像无穷无尽，特别是当他越过了秦岭，进入了关中以后，情况一点儿也没有改观，他开始对穆斯林使者的话产生了疑虑，于是亲自审问了当地人，很快，他就得知了真相，他发现身为老江湖的他，居然很傻很天真的被极端宗教分子耍了，那一刻，他差点就气疯了。

…………

在19世纪的那一场大变革中，许多文明古国纷纷的倒下，印度不仅仅变成了英国的殖民地，到后来，甚至连语言和文字也被剥夺，所以直到今天，在世界舞台上，莫迪依然无足轻重，还是一个阿三。



而一度强盛的奥斯曼帝国则四分五裂，从横跨欧，亚，非三大洲的巨无霸，到今天，变成了土耳其这样一个巴掌大的小国，虽然埃尔多安努力的装逼，但是依然掩盖不了他肾虚的本质。

而在19世纪中叶，中华文明也处境危险，面临着被邪化了的基督教，还有极端狂热的伊斯兰教的猛烈进攻，虽然遍体鳞伤，但是在一群仁人志士的奋力挽救下，最终没有亡国亡种。

所以我们今天，才能再次有机会，重新回到世界的强者行列，要知道除了传统的西方世界以外，只有从中华文明发展出的儒家文化圈内的日本，韩国，台湾，新加坡，香港和中国内地，赶上或者正在赶上，甚至超越很多欧美发达国家，这绝不是一个偶然。

这说明我们的文化虽然有很多糟粕，但是它的根基绝对是优秀的，同样我们的民族也充满了韧性，我们的人种也有着伟大的基因，绝对不要妄自菲薄。

要知道，凡是在19世纪，被迫丢弃了自己文明的民族，最终被外来的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转化了的国家，到今天，没有一个走到了世界前列，大部分都陷入了最贫穷，最落后的境地。

因此，我们应该感谢那些，曾经为了保卫了我们的文明，浴血奋战的先贤们。

**刘松山**就是一个我们应该铭记的英雄，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他也绝对是一个焦裕禄式的好干部。

曾国藩奉命围剿捻军的时候，其他省份，湘军将领都愿意去，但是谈到陕西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不开腔了。

这也怪不得他们，陕西巡抚刘蓉，甘肃提督陶茂林，陕西提督雷正绾都是湘军将领，他们在那混的咋样，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。

这个时候刚刚攻下南京不久，大家都发了一笔财，而且大家都觉得，战争快要结束了，裁军即将到来，再向上发展的空间也不大了。

如果去那些富裕的地方，说不定还能再捞一笔，回家的房子可以修得又高又大又漂亮，可是要去陕西，却很可能把前面所有的一切努力，全都搞砸。

曾国藩私下和大家谈心的时候，其他的湘军将领，不是说自己血压高，在西北高原上无法混，就是说自己有老寒腿，天太冷了，撑不下去。



曾国藩

所以湘军开了好几次师以上干部会议，愣是没有一支部队愿意去陕西。而曾国藩以前也答应过大家，打下了南京，大家想干嘛干嘛，所以也不好硬逼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刘松山站了出来，他说：“最困难的地方，党员先上，我去那里。”愣是把其他所有的湘军将领惊得目瞪口呆，无不敬仰他的高风亮节。当然也有人心中暗喜，总算有人愿意去背这个黑锅了。

可是刘松山想去，他的兵却一个都不想去。他在南京开完了誓师大会以后，以身作则，率先踏上了北上的道路，走了一会儿，猛然一回头，却发现一个兵都没跟着来。

湘军都是老乡，西北发生了什么事，所有的人都一清二楚，在南京，将领发了大财，士兵发了小财，大家都急着回村去修房子，娶媳妇，谁想去那个鬼地方受罪呀，尤其是他们听说那里饭都吃不饱，就更加害怕。

于是刘松山只有回过头来，又给大家做思想工作，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，要高风亮节，急国家之所急，想国家之所想，但是没人听得进去。

没办法，刘松山甚至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，要发给大家，可是没人愿意要。但是他这个举动，终于还是感动了一部分士兵，同意跟他去了。

于是刘松山再次出发，但是部队只有一半人跟着他向前走，还有一半的人留在原地不动，不仅不动，甚至还有一些人在鼓动哗变。

刘松山最终只有来硬的，他下了死命令，我们是大清国的军队，只要大家一天还没有脱这个号衣，就必须要遵守纪律，谁再敢带头不走，军法从事。

于是他抽出了转轮手枪，命令出发，谁要是敢不走，枪子不认人。可是居然还是有一大群人不愿意去，他被迫亲手击毙了好几名带头的闹事分子，部队才终于跟他一起走了。

刘松山这个时候还是一个光棍，他在进军的路上，匆匆忙忙抽了个时间，去和老婆结婚，只呆了几天，就把老婆留在了洛阳，然后自己一个人带着部队进入了陕西。

刚一进入陕西，朝廷就给他下令，让他接受左宗棠的节制，而左宗棠给他的第一个命令就是，无论如何要守住潼关，绝不能让张宗禹的捻军跑了出去，把他们困在陕西。

因为左宗棠知道张宗禹虽然号称叫做小阎王，但他并不是仙人板板，也不是什么恶鬼投胎，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凡人而已，他们也是要吃饭的，而左宗棠去陕西之前仔细看过了官员们给朝廷上的奏章，知道那里饥荒严重，西捻军在陕西，他们也找不到饭吃。

所以左宗棠做出了一个判断，所有的后勤补给，完全靠抢的张宗禹，不管他打了多少胜仗，他都会急着离开陕西，因为陕西这个时候的经济状况，根本负担不起他的五六万骑兵。

因此他估计对于张宗禹来说，上上之策，就是越过潼关，进入河南，这样一马平川，他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了，所以他给刘松山下达了守住潼关的命令。

左宗棠猜对了，张宗禹虽然全歼了刘蓉的30个营，1万多人的湘军，但是他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呆了，正急匆匆的赶往潼关，想离开陕西这个鬼地方，结果快到潼关的时候，他和刘松山相遇了。

张宗禹以前和刘松山交过手，吃过几次亏，而且这次刘松山带来了十七个营，全部是满员的，数量接近万人，都是湘军中，刚刚攻破南京的精锐部队，全部装备了恩菲尔德1853式来复枪，阿姆斯特朗滑膛炮，外加少量的骑兵，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兵，张宗禹心里明白，如果硬碰硬，他不是对手。

于是他就想用对付刘蓉的办法来对付刘松山，他准备给刘松山下个套，就是蒙古骑兵收拾步兵的那个传统战法，先诈败诱使敌人来追，然后在逃跑的过程中，把敌人的队形拖乱，再寻机全歼敌人。

所以他首先摆出了一付全力进攻朝邑和大荔的架势，想把刘松山吸引过来。如果你搞不清楚这两个地方在哪，你只要知道他们在离潼关不远的地方就行了。

于是几万骑兵，围住了这两个城市，喊打喊杀，吓的这两个城市的守军瑟瑟发抖。

张宗禹故意留了个通路，让当地的信使，能够前往潼关，向刘松山求救。

而刘松山刚刚到达潼关，就收到了求救的消息，于是他只留下了少量的部队，防守潼关，自己亲自率领大部分的主力部队，前去进攻张宗禹，解救被围的城市。

听到刘松山来援的消息，张宗禹心中窃喜。他的军队和刘松山的湘军一接触以后，立刻装作不堪一击，大败而逃，向渭南方向溃退。

他逃的不紧不慢，而且故意在路上丢点钞票，让刘松山的军队捡的高高兴兴，不知不觉的就跟了上来。

他的想法是，如果刘松山部为了捡钱，大家争先恐后，造成了队形混乱，他就找机会打一个伏击，全歼刘松山，让他们把捡到的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。

如果刘松山追的不猛，能够保持队形的话，那也没关系，只要把他们调过渭南以后，他绕过他们，就可以直接进攻潼关。

只要能够保持一个五天的时间差距，他就有把握攻下潼关，然后进入河南，彻底离开陕西这个鬼地方，扔点钱给刘松山，就当是买路钱了。

刘松山果然追了过来，虽然捡钱的动作麻利，但是队形保持得井井有条，各军之间间距合理，无懈可击，这让张宗禹暗暗佩服，比他的前一个对手，陕西巡抚刘蓉的水平高得多。

不过对张宗禹来说，这也无所谓了，能够全歼刘松山最好，不能也没有什么关系。

就这样边打边走，逐渐的，他把刘松山的部队，调的离潼关已经越来越远，只要再走几步，他就能把距离拉得足够大了，然后绕过他们，直扑潼关，他就可以跳出牢笼了。张宗禹看着步步紧逼的刘松山，不由的长出一口气，他终于可以跳出苦海了。

…………

左宗棠这个时候进展得并不顺利，他的部队在河南连续遇到了几起山洪暴发，冲走了大量的物资，特别是他精心制造的大蓬车。

根据法国人的建议，他造了很多大蓬车，既可以用来拉物资，又可以用来拉士兵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如果万一遇到了骑兵突袭，他们可以凭借这些车辆作为防守阵地。

如果你看过美国的西部片，你就会对这种大篷车有一个印象，那些向西移民的白人，都是用的这种大篷车，它们可以有效的抵御印第安人骑兵的进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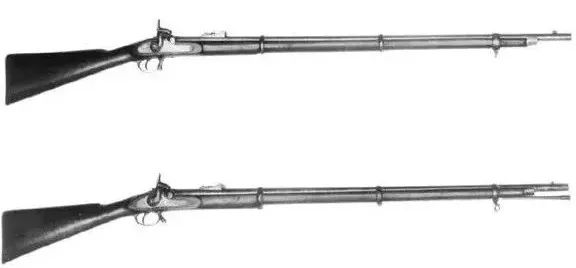
可是还没走到陕西，这些车辆就在山洪中损失殆尽，让他倍感挫折。而更让他感到焦虑的问题，是钱和粮食的问题，朝廷一项也没有给他落实。

就像张宗禹的部队需要吃饭一样，他的部队也不是仙人板板，也一样需要吃饭，不仅仅他的部队需要吃饭，陕西的老百姓也需要吃饭，不解决后勤问题，就不可能解决西北问题。

正常情况下，陕西每年需要朝廷补助一百六十万两白银，甘肃需要补助两百四十万两白银，由11个省分摊。

但是由于这个时候，曾国藩已经辞去了钦差大臣的职务，推荐李鸿章接替，而李鸿章一上台以后，除了继续坚持曾国藩的坚壁清野，步步为营，四面挤压的围堵策略以外，还推出了两个新举措，用于克制捻军的骑兵优势。

首先是换装，前期湘军和淮军装备的，都是恩菲尔德1853式前膛来复步枪，或者这个的仿制版，这种枪用米尼弹的时候，威力巨大，可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射击速度太慢。



恩菲尔德1853式前膛来复步枪

如果使用这种武器的部队，排成整齐的大阵，任何骑兵来攻击，都是送死，因为僧格林沁和穆斯林骑兵已经给大家表演过了。

但是如果在战斗中，一旦分散开，去追击敌军的话，那就不好说了，对于小股部队来说，无法形成密集的火力来克制骑兵，所以淮军在和捻军交战的前期，连败了五场，都是这个原因。

同样的道理，你要想拉网围堵捻军，就要把兵力散开，而一旦散开了，前膛枪射速慢，火力不足的问题就表现出来了，这样湘军和淮军的步兵就会被捻军骑兵轻松击溃。

击溃这个词用的不准确，应该是全歼。步兵被骑兵围住，能逃命的概率是非常低的。

所以灞桥之战，湘军死了一万多人，臼口之战，淮军树字营是全军覆没，刘铭传，郭松林被重创，湘淮两军加起来，又死了一万多人。

而自从1860年以后，湘军和淮军全面装备了西洋武器，他们同太平天国作战的时候，最大的一次单场损失，也就是死了不到3000人，而且只发生过一次。

所以曾国藩前期的围堵政策，搞不下去的根本原因，是缺乏物质基础。现在李鸿章想明白了这个问题的关键，他决定在战术上彻底的弥补这个短板。

而且他还恰恰遇上了好时机，让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，因为美国的南北战争，刺激了世界各国的武器快速发展，让后膛枪迅速的代替了前装枪，纸弹壳和金属弹壳被广泛使用，代替了散装火药的方式。

所以淮军的解决方式也很简单，就是大量购入了后装步枪，主要是德莱赛M1841式步枪，夏普斯1859式，斯潘赛七连珠枪等等，这些枪支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五倍以上。



德莱赛M1841式步枪

这样带来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，原先至少要有一两个营，七八百人列阵，才敢迎击大队骑兵的冲击，现在只需要百八十个人就可以。

这无形之中，让全部参加围剿的5万多淮军，力量增加了五倍，相当于过去25万淮军的作战能力，这样他们就有能力撒得开网，围得住十多万赖文光率领的东捻军了。



夏普斯1859式

不仅仅如此，淮军的机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他们大量租用了外国的蒸汽轮船和蒸汽艇，把部队和火炮载在船上，通过轮船拉到了离目的地最近的大江大河上，然后换乘汽艇，再通过小河到达离目的地最近的地方，最后才上岸步行。

由于蒸汽轮船的速度非常的快，这种方式让捻军的骑兵优势，变得并不明显，甚至经常被以步兵为主的淮军，赶在前头，通过这个战法，曾国藩制定的围堵策略，终于有了技术支撑，可以得以实施了。

根据《李文忠公全集.奏稿》里记载，在李鸿章向朝廷要钱的奏折中说：“淮军每营用新式洋枪四百余杆，少也三百余杆，其开花炮队，炮具之笨重，药弹之繁冗，每出一仗，则需数十巨舰装运，此非他人所能深知，他省所能接济者……”

在这篇奏稿中，李鸿章强调他的枪炮和别人的不一样，所以朝廷只能给他钱，别的省没法帮他忙。

李鸿章为了剿灭东捻军，大量的更新武器，再加上租用外国轮船，虽然也花费巨大，但那毕竟是在河北和山东打仗，是帝国的心脏地带，对北京城的影响更大，所以自然而然的，朝廷把资金全部都投给了他，但就是这样，都还有很大缺口，而西北方面，根本就顾不上了。

可是前几次战役大家都知道，没钱没粮，就没法在西北作战，杨岳斌督师的时候，军事上没有打过一次败仗，但是却被钱和粮给拖垮了，导致军队哗变。

左宗棠还没有到陕西，当初答应他的钱和粮的问题，现在就已经变得没有着落了，这事怎么能不让他万分焦虑！

正在他为了这事急得团团乱转的时候，忽然收到了刘松山的捷报，说他在大荔和朝邑击败了张宗禹的捻军，打的对方落荒而逃，现在正在全力追击。

左宗棠不由的舒缓了紧绷的额头，在这么多的不顺中，总算有了点让人高兴的事，于是他仔仔细细的把捷报又读了一遍，当他读到捷报中的“毙敌无数”这几个字时，又皱起了眉头。

他知道军中的习惯，如果没有击毙对方几个人，一般就写个毙敌无数，反正是数不清楚人数的，就是打了个击溃战的代名词，湘军内部大家都心照不宣。

这样的捷报，上级奏报给朝廷时，也可以随意发挥，让老佛爷心情愉快。万一有人找麻烦，就文字来说，也算不上谎报军情。

但是左宗棠想起了刘蓉之前的战报，就是无数次歼敌数目不详的大胜之后，在灞桥落入陷阱，全军覆没。

他赶紧拿出自己早年编辑的地图册，翻到了陕西这一页，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他忽然反应过来，张宗禹很可能是想故伎重施，他必须马上提醒刘松山，立刻停下来，往后退点，防止落入陷阱。

…………

刘松山收到了左宗棠的命令，要他停止追击，不要越过渭南，以免在西安周围的平原地区，被对方包围，等他的援军入陕以后，再做打算。

可是这条命令，却让他的部下非常不高兴，这一路上，他们和张宗禹打了好几战，每次只要大炮一轰，就能把对方轰得七零八落，然后大家总能抢到不少东西，这让大家从入陕时的怨声载道，变成现在的兴趣盎然。

于是针对左宗棠这个命令，大家说什么的都有，有人说他们是曾国藩的部下，曾国藩和左宗棠两个人的关系不好，所以左宗棠故意为难他们。

还有人说，左宗棠看见他们连战连胜，是嫉妒他们，不希望他们立头功，心胸狭隘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听他的，只要继续攻下去，灭了捻军，就可以早早回家了。

大家七嘴八舌，众说纷纭，反正就是不愿意停下来，希望继续追着张宗禹打。

这要是放在平常，刘松山如果心思定了，该干嘛就干嘛。可是这次入陕，他是拿枪崩了好几个人，才把大家硬逼着来的，关系已经紧张到了临界点。

现在好不容易打了几个胜仗，虽然有点可疑，但却让士兵得了点实惠，关系这才算稍微有点儿缓和，如果现在又要硬扫大家的兴，这新老矛盾一交织，只怕要出乱子。

而左宗棠又是第一次给他下命令，他如果就抗命不尊，或者阳奉阴违的话，将来也不好相处。

就在他被众将官围着，左右为难的时候，担任营务官的侄子刘锦棠押运粮草跟了上来，他在军营中的威信，仅次于刘松山。

于是刘松山就把整个经过，告诉了刘锦棠，让他帮忙拿个主意。

刘锦棠听完笑了，他说：“大人新婚燕尔，就匆匆忙忙入陕，还没有请大家把喜酒喝高兴。我最近刚刚弄了很多鸡鸭牛羊，要不咱们好好的认真办一下？

但是这里离敌军太近，要不我们退到华阴去，就可以好好的吃喝几天，也不用担心被敌人偷袭，可以放开了喝酒，睡个安稳觉。”

刘松山一听到这话，心里暗暗给刘锦棠点了一个大大的赞，高招！他立刻通知三军拔寨后退，去喝喜酒。

众将官和士兵，一听到刘松山要请他们喝喜酒，立刻欢呼雀跃，把刚才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，一场危机被成功的化解，于是大家高高兴兴的立刻出发。

再说张宗禹这边，正在让大家翻箱倒柜，看看还剩点什么能当做诱饵，钓着刘松山的军队继续向前。

这一路上，他可把这一年多来，从陕西抢来的金银细软，几乎全都丢在地上，让刘松山的军队，变成了一群快快乐乐的收荒匠。

现在他的荷包都快丢空了，让他肉痛的一塌糊涂。不过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，咬咬牙，再来一次，就可以把刘松山调过渭南了，于是他在前往西安的路上，准备好了东西，排好了阵势，等着刘松山来攻。

可是左等右等，不见刘松山的军队到来，他掏出了抢来的怀表看看，这都快12点了，难道今天闹铃没响，刘松山还在睡懒觉？于是他决定派几个人去把他们叫醒。

可是这些人回来报告他，刘松山的军队撤退了，这一下子可把张宗禹给急坏了，为了调开刘松山，他可是下了血本的，但是没想到刘松山一点儿都不仗义，说走就走了，也不打一个招呼。

得了，这一大堆金银细软，现在全变成了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了。

他现在不能去追刘松山，那样就露馅了，他这个演员身份，就会被别人看透。而且他也不能确定，他们是什么原因撤退的，万一是计又怎么办？

于是张宗禹站在路上，一边捶胸，一边拍脑门，脸上的表情，忽哭忽笑，吓得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练功练的走火入魔了。

只见他忽然使劲的一拍脑门，打的自己金星直冒，灵感来了：“走，我们去围攻西安，我看你们敢不来救。”

这招够狠，西安的告急文书，是800里加急，直接发到朝廷，同时也派人快马抄送刘松山和左宗棠，这大家可不能不回应。

这次刘松山的反应非常快，一下子就越过了渭南，靠近了西安。不过当他们到了西安城下的时候，这里早已空无一人。

“小样，你们玩得过我？！”张宗禹心里暗暗得意。捻军已经到了西安东北方向的富平县。现在他们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直扑潼关，进入河南，另一个是渡过黄河进入山西，不管是走哪条路，刘松山都追不上他们了。

张宗禹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太久，他的探马给他送来的几个情报，让他浑身僵硬，直接石化。左宗棠的先锋部队刘典已经进入了潼关，这条路被彻底堵死。

陕西到山西的黄河传统渡口，船全都被收到了山西一侧，而且山西还在那附近，奉左宗棠之命，临时修了一道长墙。

除了从大同镇调重兵过来协防以外，还额外又增募了八营士兵，外加黄河水师帮忙，去山西这条路也完全过不去了。

然后张宗禹回头一看，才发现刘松山不是中计，而是故意把他南下的路，也给堵死了，这样流串四川和湖北也变成不可能了。

他现在被困在了泾水和洛水之间，他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向北朝陕北跑，一个是向西朝甘肃跑。这基本就不用考虑了，饿也得把他饿死。

张宗禹有点绝望了，他想来想去，觉得这一切都是上了教主的使者的当，他忽然觉得需要发泄一下。

他叫手下的人，把当初骗他来的那群宗教极端分子带来，现在已经没剩几个了，由于这些人太讨厌，每次他一吃亏，就得拿这帮人出出气。

他还是从桌子上拿起了那把钝钝的小刀，开始慢慢割教主的使者身上的肉，一边割他一边问：“你们满意了吧，现在我走不了了，被困死在你们这个鬼地方了，你们高兴了吧？”

教主的使者熬不住痛，开始撕心裂肺的惨叫起来，这让张宗禹感觉到心情愉快了一点。终于有人熬不住了，开始大声的求饶，其中有一个人说道：“求求你，别割了，我知道还有一条路能回中原！”

这话一出，让张宗禹感到就像中了双色球头等奖，幸福来的太突然了。

**穆斯林使者说的是真的吗？张宗禹能够突破左宗棠的重重包围，返回中原吗？请听下回分解。**

-End-